

Zongjiaoyulushan

宗教与庐山

江西
人民
出版社

张国宏 / 著

● 于僧最高 ● 于山最古
● 读书开先 ● 秀润东南
● 寻幽古寺 ● 昔贤此栖
● 万本青杉 ● 巍然丛席
● 莲邦海域 ● 辉煌禅灯
● 杏林深处 ● 别有洞天
● 琅庭珍馆 ● 清风送爽
● 道秘重冥 ● 神幽福庭



K928.73
10

91477

宗教 ⑤ 庐山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宗教与庐山
作 者: 张国宏著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
发 行: 江西省新华书店
经 销: 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四厂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6.5万
版 次: 1993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3.40元
ISBN7—210—01189—7/K · 125

邮政编码: 330002 电报挂号: 3652 电话: 331044

序

DJ41/15

庐山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山。白居易说：“匡庐奇秀甲天下山”。正由于它的秀丽风光，而使它成为游览的胜地，憩息的仙境，穷年累月，逐渐地发展为一座文化名山、教育名山、宗教名山和政治名山。一座山，在历史上从多方面作出贡献、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在中国来说，庐山是突出的，甚至是独特的，是其他名山难以比拟的。

宗教，只是庐山伟大业绩的一个组成部分。庐山的道教，起于三国时的董奉，南朝的陆修静；佛教起于东晋的慧永、慧远、达磨多罗；基督教则起于清末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美国传教士海格思、俄国牧师尼娑、法国传教士樊体爱。在中世纪庐山的佛寺道观，最多时，达361处。其中东林寺、归宗寺、简寂观、栖贤寺、圆通寺、秀峰寺等的和尚、道士多则数千，少则数百，殿阁楼宇，壮丽巍峨。也有二、三僧道倚崖炼丹，借洞修行的简陋寺庵。以致“山游不见发人”，“庐山到处是浮图”。庐山成为佛道两家的极乐世界。而且佛寺、佛徒比道观、道士为多。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庐山寺观，锐减至一百余座。清代康熙乾隆期间，稍有恢复。道光咸丰之际，太平军对寺观、书院一概扫荡，及至光绪年间，庐山只剩下寺庙数十座。本世纪三十年代末，日军的炮火，又给剩余的寺庙以毁灭性打击。六十年代后期，红卫兵

的拳头，几乎砸烂了劫后余生的几座佛道寺观和天主教堂。

董奉以医传道，杏林之名，声披华夏。陆修静编纂道藏，使庐山成为全国最大的道藏宝地。慧远创净土宗，为佛教一派领袖，并远播东瀛。马祖传法禅宗，使庐山成为禅宗的重要佛场。许多高僧长老与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轼、李常、朱熹等往来酬唱，优游山林，留下许多佳话、诗章。如白居易就将他的诗集藏于东林寺，希望垂之永远。庐山在中国道教、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至于基督教在庐山修建的教堂，多供外国人和达官贵人礼拜之用，较之一般教堂更为高贵与显赫。

庐山以其奇峰密林、深泉幽谷为佛、道、基督三教提供了传道布法、修身养性的天堂乐土。三教则在宏扬教义、广收徒众的过程中，使庐山更加声振遐迩。教以山传，山以教显，山教结合，相得益彰。

张国宏同志攻研史学专业，青年有为。他生在庐山、长在庐山，对庐山有深厚感情。由他来研究庐山，具有天时地利之便。《宗教与庐山》一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以人物与寺观相结合的手法，描述三教在庐山扎根、发展的详尽而又生动的过程，从而使宗教与庐山的关系，得以具体而细微的阐发和剖析，这不仅丰富了庐山的历史，也为三教历史的一个方面增添了新的内容。作者的文笔流畅，阐释深刻，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我虽对庐山历史略有了解，但在拜读样稿之后，顿感耳目一新，获益不少。大胆向读者推荐，想来不至过于冒昧吧。

周莼书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前 言

俊伟奇诡，清幽雅静的庐山，古往今来，不知令多少文人墨客、高士逸民、先贤往哲心驰神往，流连忘返，遁迹栖影。奇石峭岩上曾镌刻下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的鼎鼎大名，流泉飞瀑中曾映照过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赵孟頫、唐寅的伟岸身躯，空谷险壑间曾回荡起李纲、岳飞、文天祥、杨万里、陆游的豪言壮语，苍松翠竹里曾浮游着“翟家四世”（翟汤、翟庄、翟矫、翟法赐祖孙三代）、“浔阳三友”（周续之、刘遗民、陶渊明）、“山中四友”（崔群、符载、宋济、杨衡）的仙风道骨。他们寄情于山水，销影于岩泉，吟诗作文，挥毫书画，潜心读书，寂寞著述，造就了庐山浓重的文化、学术氛围，使庐山跻身于文化名山行列。

几乎同时，神奇诡秘、钟灵毓秀的庐山也牵动了高僧名道的心，诱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僧人探寻的脚步。三国时吴国著名道人董奉来了，留下了“杏林佳话”；东晋高僧慧远来了，开辟了“西方净土”。而在他们身后则蠕动着日渐庞大的释道队伍。一个以庐山东麓为阵地，醉心于道术，钩沉经典，苦炼丹药，救人疾苦；一个以庐山西北麓为基地，优游于禅学，创构伽蓝，收授僧徒，弘扬佛法。双方遥相对阵，互争雄长，形成了“道释同尊”的局面，亦给庐山笼罩

了玄虚、神奇的光环。

纵观庐山宗教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三国时期就已初露端倪，到东晋南朝时期已发展成为南方佛教中心和译经基地，成为著名的宗教繁衍滋生地。进入唐宋时期，庐山宗教空前活跃，出现了鼎盛局面。佛教有东林、西林、大林三大名寺，归宗、栖贤、开先、圆通四大丛林；道教方面，皇亲国戚、宰府相第、名门闺秀纷入道门，一时求仙访道、炼丹施术之风弥漫山中。庐山成为释道势力的争雄之处。南宋以后，庐山趋向衰退，宗教势力也几度浮沉，日渐中落。这时虽仍有“庐山到处是浮图”之说，但到清初实际上只余下二百所左右的寺院和处于破败之中的宫观。处于衰微中的庐山释道势力在勉力支撑，苦度残生的状况下，经不起鸦片战争隆隆炮声的震撼而最终轰然倒下。自1884年俄商强租九峰寺后，英、法、美等国相继染指庐山，设租界、建教堂，西方宗教势力滥觞起来。抗战爆发后，庐山遭到毁灭性打击，寺院宫观毁败无虞，所剩寥寥。这种局面一直沿续到1949年庐山解放，宗教才获得了新生。目前，庐山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并受到了海内外宗教人士的注目。

可以说一部庐山宗教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宗教史的缩影，由此可以折射出中国宗教发展史的曲折历程。

同时，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庐山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宗教的历史；庐山，是一座宗教名山。宗教的兴衰沉浮极大地影响了自秦汉以后庐山近两千年历史的面貌。

作为宗教名山的庐山，首先表现为宫观教堂的数量多，规模大。自从释道两教传入庐山后，寺观如雨春笋般破土

而出，拔地而起。“僧屋五百住庐峰”、“庐山到处是浮图”，是寺院庙宇众多的真实写照；而简寂观、白鹤观、太平宫、广福观、寻真观、昭德观则是宫观的代表作。它们个个穷极壮丽。圆通寺可供“千人晏坐”，太平宫道流则“常三数千人”。

作为宗教名山的庐山，又一表现是高僧名道辈出，信徒云集。近千年来，高僧名释一直把庐山作为息心养性、参禅念佛之佳地，顶礼膜拜，道士道姑则始终把庐山视为“神仙之庐”，奉若神明。他们争先恐后，接踵而至，逐渐形成了庞大的释道群，乃至明代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王思任发出感叹：“予山游不见发人。”

作为宗教名山的庐山，还表现为与文化的密不可分的关系。释道两教一进入庐山，就与庐山联姻，对庐山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历代精文通诗、谙医巧思、工书善画的僧道倍出。他们与文人骚客诗文酬酢，同书画大家切磋技艺，与先贤往哲谈禅论政，极大地丰富了庐山文化的内涵。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汇聚和交融，形成了庐山独特的风韵和魅力。

庐山，作为旅游文化名山，要了解它的过去，寻究其文化蕴含，就必须去了解它千百年来与宗教接下的那种不解之缘。这于发掘庐山旅游文化资源，于庐山当今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有其重要意义。有鉴于此，笔者搜集资料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小册子奉献给海内外读者，或许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去了解“庐山真面目”。

目 录

前 言.....	(1)
清散之风 荒野之趣.....	(1)
——慧永与西林寺	
于僧最高 于山最古.....	(9)
——慧远·东林·净土宗	
山南古刹 西域高僧.....	(29)
——义军·耶舍·归宗寺	
标揭新理 销影岩岫.....	(38)
——竺道生与庐山	
读书开先 秀润东南.....	(44)
——从开先寺到秀峰寺	
花开山寺 咏留诗人.....	(54)
——沧桑话大林	
寻幽古寺 昔贤此栖.....	(65)
——禅宗法系栖贤寺	
明心教人 广播灵山.....	(73)
——道一与庐山	
林下遗贤 名重天下.....	(79)
——圆通寺僧与名士的交游	
李氏山房 白石古庵.....	(89)

——李常与白石庵	
金色世界 咏真洞天·····	(93)
——明代皇室与庐山佛教(一)	
丹嶂初地 黄龙旧闻·····	(102)
——明代皇室与庐山佛教(二)	
稳坐匡庐 专修净业·····	(109)
——德清与法云寺	
缚庐吊影 流芳余泽·····	(115)
——仁敬·华严·千佛寺	
万本青杉 巍然丛席·····	(121)
——万木丛中万杉寺	
莲邦海域 辉煌禅灯·····	(128)
——普超与海会寺	
音容式冯 塔相庄严·····	(137)
——诺那与诺那塔	
云雾诡谲 茶香馨人·····	(142)
——山僧与云雾茶	
靖明真人 神仙之庐·····	(147)
——匡俗与庐山	
杏林深处 别有洞天·····	(154)
——董仙昔日家何处	
丹元真人 道之高士·····	(160)
——陆修静·太虚观·简寂观	
洞天玉液 佛手仙人·····	(169)
——吕洞宾与仙人洞	
五岳寻仙 屏风幽隐·····	(174)

——李白庐山求仙记	
琅庭珍馆 清风送爽·····	(181)
——刘混成与白鹤观	
道秘重冥 神幽福庭·····	(186)
——道教第八洞天	
往来庐山 挥洒文墨·····	(193)
——白玉蟾与庐山	
清虚无为 道流咸集·····	(198)
——皇甫坦与宋室的交往	
遐迹行行 德音秩秩·····	(203)
——石和阳与木瓜洞	
乡村城市 清凉胜地·····	(209)
——西方传教士与庐山	
西学东渐 中外合揉·····	(217)
——西方文化与近代庐山	

清散之风 荒野之趣

——慧永与西林寺

宋元丰三年（1080年）著名画家李伯时应好友李元中之请，恣意笔墨，积三十八日之功，为传说中的莲社十八高贤画了一幅绝妙传神的众生像。全图“人物洒落，泉石秀润，追千载于笔下，萃群贤于掌中。……挥尘而谈者，如欲悬河吐屑，肆辩而未停。默坐而听者，如欲屏息杜意，审谛而冥冥。沉思者，如欲钩深味远，叩玄关，宅灵府，而游乎恍忽之庭。梵呗者，如欲转喉鼓舌，而有云雷之响与海潮之声。行往来者，如御风而遐举。坐林水者，如骑鲸而将去”，笔与神会，形意兼备，被誉为“能奴隶顾陆，童仆张吴，跨千载而独步”的画中精品。其中有一持如意而指经者尤为引人注目。此人“轩渠绝倒，达于衣冠”，一股超然之气和清散之风，令人油然而生钦敬之情。他便是与著名高僧慧远并时的同门师兄，庐山早期著名丛林之一的西林寺住持——慧永法师。

—

慧永（331~414年），河内（治所在今河南沁阳）人。俗姓潘，一说作繁。年十二出家，拜高僧竺昙现为师。后在河南恒山集禅讲学，并与慧远同依著名僧人道安从法，佛学

造诣日渐精深。只是北方战乱频仍，弘法艰难，道安不得已率徒南下襄阳。但不久襄阳为前秦苻坚举兵攻破。迫于时势，道安在襄阳将门徒分别派往各地去宣扬佛法。于是慧永在公元377年离师只身南下。临行前与慧远约定在广东罗浮山会面，结宇讲学，共扬佛道。但在他先期前往罗浮山途中逗留庐山时，却意外地受到当时江州（今九江）刺史陶范的优待。原来陶范早已耳闻慧永清散之风，有意挽留他在庐山宣扬佛学。慧永感其诚意，盛情难却，亦喜庐山风景幽丽，适于息心养性，遂在庐山西北麓香炉峰下栖居下来。

慧永留居香炉峰，说来还与他入室之师昙现大有关系。昙现，本姓竺，原为赵将。因淡于名利，厌于兵革，发觉浮生易尽，遂遁迹空门，专修禅学。之后游庐山，见山北“日月之所萦回，云雾之所蒸液，激白木于青霄，照离晖于石镜。南瞻五岭，北睇九洲”，实遁迹忘俗，息心禅定的理想之境。于是，他诛茅辟地，立禅室以幽栖。自此一直纵情山水，优游禅学“贞遁忘归”，不与外接，至死不变。此事对来山不久的慧永震动很大，有意效仿乃师做个形性两忘的清散之僧。所以，当陶范在昙现当年坐禅处构置伽蓝供他居留时，他没有推辞。

二

慧永禅息之地为层峰环抱，云雾缭绕，树木苍郁，碧水清流，清幽雅静。但慧永来此之前却是荒草萋萋，榛棘丛生，一片冷寂荒凉之景。当初在如此荒野之地开辟出一座不小的禅宇着实费了不少周折和功夫，说来还应归功于陶范。

陶范身为朝廷命官，却笃信佛教，礼遇佛门弟子，总想为佛门做些事情，以积善业。就在这时，以清声出名的慧永路经江州，为他提供了一个表达心意的机会。所以，他再三挽留慧永，并毫不犹豫地香炉峰下“指景瞻星，鸠徒揆日，荆草开林，增卑架巘。夷峻筑台，疏峦抗殿”，为慧永建造起了一座“长廊绕涧，斜砌环池”的寺院，名曰西林寺，供其安禅弘法。

慧永自移居西林寺后，矢志不懈，苦心经营，把西林寺拓置成为殿阁台室庖厨齐备的宏大寺院，一跃成为继开先寺后庐山又一名刹，为僧俗所注目和后继者效仿。明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4年）给谏王鸣玉和僧人炤真重新整修败倒的西林寺时，“若殿、若神运关、若绕塔庑、若伏虎精舍，皆以意摹永公之址而为之”，未作变更。

慧永淡泊名利，超然物外，居西林时尝在寺后山上别立简陋茅室以禅息。山上清泉潺潺，异香满谷，环境雅静。慧永很喜欢，命谷为香谷，取泉名香谷泉，常在这里闭关坐定。据说，他还感化了二虎，驯于阶下，服侍左右。每当他禅思时，二虎就立于室前为他护法。遇有人至皆拒之门外，不令他人越雷池一步，忠心耿耿。慧永也很喜爱二虎，特把禅室名为伏虎。

三

慧永自公元377年来山，三十六年如一日，“迹不入俗，影不出山”，终年布衣素食，清心克己，敬重香客，语不伤物，自身修养达到了很高境界，开创了一代禅风，赢得

了后人的高度评价：“自尔定接式，龙象咸泊，感不虚至，功有归焉”，“先雁门来，清散独领。白莲花萼，结窠堵坡。舍利明月，光映恒河”。就连镇南将军何无忌对他的超然洒脱亦钦服不已，曾发出“永公清散之风乃多于远师也”的感叹。说起何无忌的感叹还有一段缘由呢！

当年，东晋镇南将军何无忌奉命镇守九江，风闻庐山有两位德高望重的名僧——慧远和慧永，欲见识一下，一睹风采。于是，他亲往虎溪迎请二僧。当时，慧远风流天下闻，已是南方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威望很高，在出迎之日，他率弟子百余人，浩浩荡荡而现，一路高谈阔论，儒雅大方，气宇轩昂，一派大家风范。而慧永却迥然不同，“纳衣半胫，荷锡捉鉢”，从松林中飘然而至，清新自然，毫无造作。所以，何无忌一见便大发感叹，由衷钦佩慧远的才识和慧永的清散。

不仅“庐山清素，以持（慧持）、永为上首”，而且慧永为人处事，心胸开阔，襟怀坦荡，颇有大家风范。从他帮助支持慧远的事实不难看出这点。

公元381年，慧远从荆州抵达寻阳，来会慧永，准备履行双方约定的罗浮之行。慧永乃邀请慧远同住西林寺。此时慧远见“庐山闲旷，足以息心”，已有意留此弘法，并在西林寺旁筑龙泉精舍栖住下来。但当时西林寺规模不是很大，慧远徒弟不少，龙泉精舍又很简陋，慧永出于同门道义和共振佛学之心，虽明知“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将来慧远名气必在他之上，却毫无介蒂，鼎力相帮，凭自己声望晋见江州刺史桓伊，请桓伊为慧远在西林寺之东风景佳丽处建造了一座寺院——东林寺，使慧远得以以此寺为中心开展佛教

活动，并获得巨大成功。此后，慧永继续不遗余力地帮助和支持慧远，使慧远迅速熟悉了浔阳情况和庐山佛教状况，立足了脚跟，为慧远结纳官府，取信僧俗，弘法授徒奠定了基础。出于这一缘故，慧远对慧永始终非常尊敬，“申其再三之敬”，这对一向睥睨一切的慧远来说实是破天荒之举。

四

慧永与慧远双星辉映，相辅相成，使东西二林寺因此名扬宇内，成为僧俗翘盼向往之处。但此后由于朝代更迭，兵乱屡兴，西林寺曾几度沉沦，“寺宇凋蔽”，满目疮痍。南朝宋齐间经营不善，日渐中落；元末战乱，毁于兵灾；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寺又坍塌，埋没榛棘；到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太平军又一次将寺摧毁。不过在每一次沉落后都曾重新振起，恢复旧观，甚至有所发展。梁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妙秉律仪、尤精数论”的僧思和尚憩止西林，“增桴重桴，分霞耸极”，使西林面貌一新。隋朝智锺、慧达二僧在此基础上殚精竭虑，大力整饬，扩置了七间极尽壮丽的楼阁。这七间“逶迤飞阁，秀出干霄，延袤层轩，俯视无地”，成为西林寺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群体，西林寺因此出现了“炉香与峰云齐郁，钟声与幽谷合响”的兴盛局面，为唐宋西林寺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西林寺在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复建，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继续拓置，及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古巖和尚开法西林时，俨然成为庐山著名丛林之一，再度为世人瞩目。咸丰十一年（1861年）麓松和尚主持西林，重修殿宇，新塑

佛像，丛林又一度复兴。西林寺虽迭经变故，但发展是主要方面，唐宋和崇祯时期的两度中兴就很能说明这一事实。

隋朝一代，西林寺已初具规模，名声不小。进入唐宋，西林寺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唐玄宗敕建石塔，赐田百余顷，给予免税权。之后，宋太宗又赐寺以“太平兴国乾明禅寺”额，西林为禅寺肇基于此。到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又敕修殿宇廊庑，由此西林寺达到鼎盛时期，成为海内归一的名寺。名人雅士纷至沓来，或游观，或憩止，挥洒笔墨，留下了许多咏怀之作，其中尤以白居易《春游西林寺》诗和苏轼《题西林壁》诗最为著名。“二月匡庐北，冰雪始消释。阳丛抽茗芽，阴窦泄泉脉。熙熙土风曛，霭霭云岚积。散作万壑春，凝为一气碧”（白诗），让人看到了西林寺的浓浓春意和明媚春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诗），更是让人凝思遐想，一探奥秘。

元末兵乱使西林寺“沦夷榛莽”，无人问津，“废且不记岁年”。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方拱乾投止西林寺时“仅得之听闻影似间”，荒草杂芜，瓦砾遍地。古人因之留下了“法废易而兴难，兴其所兴易，而兴其所废难”的慨叹。但给谏王鸣玉和**燦**真和尚却“矢愿毕志，再新厥土”，积八年之功，竭僧俗之力，终于在一片废墟上树起了一座“树木蒨青，金碧缭绕，拥浮屠莲花色于十余里外。桥流溅溅，门庭岿如，堂砌弘肆，庑室厩厩罔不备举”，“塔峰云争，殿铃珠立”的新寺，规模较旧寺更宏大。随即他们又大力开荒，增置三百六十亩田，自耕自蓄，供养寺僧和“四方芒鞋棕笠之人”及宰官居士，并把垦田作为寺之长期性的举